石笥山房集

石笥山房文集卷四

山陰胡天游雲持著

碑

首陽山夷齊廟碑

天地有和肅肅爲秌冬其氣至清得其氣者其人行至高性至潔不可一世孤往邁絕上抗邈古視天下無足與適而安其身此與天爲徒者伯夷叔齊是也論語記其餓于首陽後言二子者異說雜出謂二姓之際恥食周粟甘歿采薇嗚呼予觀三代下士抗志節不肎易身若此蓋有何必夷齊能然且僅若是安

足盡夷齊大抵二子居身至絜高絕自處慣俗爲汙舉世皆非甘餓不悔豈特區區殷周間事乎孟子謂伯夷絕惡人朝衣冠坐塗炭若將浼己去恐不速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立夫天地既肅埶者零脃者堅柔者烈莫不懍慄去其靡傲彼二子者天地不周廣莫之風也非是無以震易一世斯爲聖人之清子以爲知二子者莫若孟子湯既放桀讓天下于務光務光恥焉自沈于河行頗夷齊類然不聖光獨聖夷齊蓋二子之清其與人甚厚嫉惡至嚴者以君子豈待天下幾盡去濁而歸乎絜則聖人之心焉皆

時議者或謂伯夷皇民雖虞夏之帝猶不得而用況
乎商周予然後知叩馬以諫當無其事特出史書之
誣彼豈不知紂之當伐武王不可說止而尚爲是哉
諫焉勿聽始乃就餓死以成其高節登山作歌馬遷
所錄要亦勿足多信若莊周之徒以二子爲近名殆
與東方生指稱古之愚夫滑稽放言君子所棄呂不
韋謂武王葬伯夷用將軍禮陳彭年假春秋少陽墨
允墨智皆爲姓名允鄙且野何後世之多誣也予登
首陽瞻墓祠讀所列碑皆少能得夷齊意如孟子說
書石發之

玉清宮碑

原夫發揮帝載之先張闡王猷之始通署調陽爰賫乎資弼司天主上乃寄平沃心于是雷雨平屯股肱佐難飛揚壯傑之心慷慨經綸之氣莫不思以動日月思以列星辰耀洪伐于鐘旂之前鎮光跡于河帶之表舟壑俄徙風霜再淪歌舞儷留山川不歇可爲豪矣可爲煒矣然而域中之略雖廣參同之思未宏語元趣則眇其鴻毛傲眞風且未當一吷是以通明有契高哲所懷既崇世載之勤兼蹈復退之步鵬搖天咫舍力萬而甯風鯨徙溟波登三千而論澥是以

歸劉謝湊德師之松石可尋變姓沼吳滄海之鴟夷何遠亦有果市丹沙一弦成曲金堂水玉干洞飛形鎬京榮靈宅之名使者聘中山之道若乃理極歸根情殷濟世朱門黃屋初無往往之心白日青天正復去而奚遠渺迹外臣參勳有亂者倘覓可得而言歟先生邱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人也下斗星于曲阜蘭期則世孝既宣訪眞詰于華陽許邁則陰功且篤稚川珠珮上宿貽祥貞白金爐天人入夢蘅薇降位張陵開鳴鵠之山嬰敷誕靈元祿袁留關之氣生宋高宗紹興十八年當金皇統紀號之八載廿之肖月字

方頤綵瞳超脩于之丰神得道君之好相雖鬱鬱未振而霞標已翔髻稚時有善相者見曰神僊宗伯也若夫蓉門跨青縣之岸安期留赤易之鄉波明樓堞如開方丈之圖山對蓬萊即是青邱之宅巖前採橡石乳恆逢洞口彈棊瑤姝乍見先生年十九游而樂之于是遣世因頓塵容卷沛澤之林才辦幽微之瓊思居方以外寄跡金真嗣重陽之北宗受東華之大道薪篁入聽奏松風于樓士白石可餐和雲液于巖間雖山邨夙具無煩證道之功而雕牝猶勤迫舍谷神之妙既乃右拱留告太白靈覡司馬高赤城之譽

扶晨標綠籍之名大攻綮壁方邏徐市之車玉鉞珠
旄先布菸盈之誥道成無土靈治杳冥扇元飆于宇
宙之問暘瑞號于王公之日斯時也四域鼎分九州
輻裂風埃澒洞坤輿蒼黃璇樞斗柄不度南箕和叔
日驗終睽甘陸彼思會猶于吳會此欲刊碣于燕然
或懼長江天塹代馬之隊更飲于佛狸或虞乙酉負
歌五龍之師並窮于僕谷並以左手爲重得人者昌
邈懷先覺之資請示太平之術先生默識道消知非
我用言邊車帶獨嘯雲邁未幾天眷朔方帝唯北顧
耀黃星于紫蒙之野起飛龍于沈墨之鄉元太祖戊

吉思皇帝雄武畢圖英颯郭社載聞粱德實企貞風希三顧之勤位同車之載（二語本元祖詔）命虎節授鶴書旌璧殷然蕘輪俟駕先生當大兆之已歸念人羣于可濟倘在此而宏施是已行而逾崇然後隨使軺經絕域實軍騎出師之道跋履非難張博望持節之鄉遭迴且屆雪積夜邀熱坂朝傾山臨檀特異法顯之求經水涉流沙似伯陽之去國遂見元帝于武帳焉天酒既傾氈帳始設庶漢文之席側對賈生陳齊國之潦下顏東野坐而論道禮亞三公咨而稱師敬隆太傅彌夫聽道士于華井之旁召軒轅于朱明之石成

儔絕等固不同年而語矣然後告以清淨之理誥以
無爲之道述儒生之經則云寡欲個長年之藥唯日
休躬其義正其猷遂詎似齊東五利竭事機祥海上
盧生詮其誕惑寇謙之重臺之上魏后遂祠李少君
穀導之方漢皇親受者乎唯時太祖志炫極威力誅
躬伐滅國五十既異周武之東征絕塞九千未厭莎
車之西略或纛嘗歸之首或盡俞林之族海荒潴類
曉絕夷歌山繞焉支宵聞痛哭先生以爲天道好生
帝王去殺必信老氏三寶當以慈愛爲先太祖敬納
焉曰天遣僊師以悟朕志顧命左史書之于冊爾乃

賜宗師之大爵呼神僊而不名比博陸之高勛崇張星之歲德誠異數也太祖皐儲或鋟環衛自資先生佃假煉金濟其時之暫方王貢或鷩大術之奇衡以蕭埧且茂關中之績又亾金而後民人停槩先生哀之招免奴掠爲臣者以萬千計方令江陵士庶歎謝黑獺之營剿下衣冠終免季龍之暴其臣善者宏矣其彼物者遠矣俄而水徙雷驚山摧岸踴動隕星于處士徵㙛石于文公桓法圖之白鶴方來陶安君之赤龍且至時乎脫屣且就羽化焉元太祖二十二載歲丁亥則宋理宗寶慶三年時也務光隱景殷丁空

扆左之亦木正排煙姬后愴升堂之拜詔于大都立長春宮奉焉自是而來被救逾廣終南樓通之地卽敝樓居棲霞棗梓之鄉先問月館灘縣城北玉清宮者甚亦奉靈像之所也若乃城西黃歇卽表荊祠夢入周公猶希魯殿羽客經行之地實起丹堂眷間玄倉之鄉非無寶剎況以壞隣阡數境接枌榆仰雲趾于倒景劉根則遺蹤未遠源彥助于他年長史則舊壇斯在御史中郎尚集同舟之侶祁連公主還西訪道之詞掛自初元閱乎三代市朝遞改塵劫再遷甲館飛廉奄然搖落竹宮羅薦幾見疏蕪芝田澗風雨

之英桂樹歇山柯之秀縉紳父老等雩歌暘雨繼蜡

時年鶯燕帶之傷咏感雲旅于斷曉綴珠露于瓊裾

之側寢闈扉于綺茝之間爰究經營規乎夏始于是

從如雨之羣命成風之技徵梓材于徠甫討青擭于

巴功龍首斫騑翟超嬌天三危宵猨入景鍠鉍春窗

則青鳥交窺雕檻則班蚍並簇花迎鳳舞照畫壁而

俱迴鳥學鸞歌度林步而不下靈芝之燦炫迷范法實

之游璇閣森華駭耀徐宜之矖靈氣雜沓僊會容與

羽葢兮霄幕左唬猿兮右鳴鶴浮邱兮甯公來隨煙

兮去乘風四度者昲澤之鐘萬吹者法嬰之曲穆穆

乎肅肅乎盍可得而瞻不可得而狎也昔者庖犧作
御宛華降方野而授河圖炎皇應期大庭下濟陰而
敷太乙公孫親大傀之訪文命著雲華之拜是知皇
王秉籙愛資遘世之師大道拯時必啟蒼生之佑若
乃乘震感而揭訓道天命以敷誠不嗜殺人之言實
惟至教之本是則山中宰相功崇宣屋之前衣白尚
書道冠雲臺之上覲夫錫子傳湯先明恭愛眞行導
夏惟述儉勤理貫一揆風斯其劭與僕也乾坤哀策
汀海浮舟御止高眞服膺席牀馬文淵翱游頃日壯
志雖横李鄴侯餐吸煙泉幽思且揭延望青牛之跡

徘徊碧雞之祠偃公杵臼空爾姝閒羽士塵沙翻希
再見因茲郡會須予制文爰敘璠徽載揚靈德配廣
野甚生之碣與淮甸八公之碑褚先生金庭翠刻十
倍常論陶都水地肺亭琅千秋倘合銘曰
靈寶出法天元轉輪無名者道立極惟眞或隱或顯
繼世繼人漢沙金洲唐精劒神東華協歷北海騰鯤
骨錄奇鶴襟標緯雲方流翠璧實袠貞筠定焱機想
藏密會眞宏契天隱隆跡帝賓資用勒裏摽障宙間
交暉五老冥德三元試通十二年貂甲申霞池鳳鼓
月嶠麟蹲來看冢雪去晝城門劫殘青帝風偃毘嵐

后室叆祕咸池詡春光齊炫紫瑞暘鏤鉅賜臨元水
幔引長林沙平聚玉霧帷霏金琦楪雕宇玕花粲文
屏心雀鶉鐘乳龍駐丹碑發井谿詠覃陰虹銷曲遠
風遞香尋雨隨少之后似佳人地迴緱嶠水郎虞淵
青天白鵠永望茅君

有道先生安頤蔣君碑

夫恢恢元德非丂器而云徙落落風飆詎泥塗而可
汨士有衷芬芷懷琬炎遇日月動江海穆天緯揚王
庭或者無名以鎮楪撥藏之若虛越谷播芳蘭性肖
其頻賁圻璞銜實玉德豈　身抑貞故有履節介后箴

詠衡下幽人係其吉逸民徽其度矯鳳歌于丹壑之上揮元珠于邃穴之裏畢而愈芳挹而愈光者其惟蔣先生之謂歟先生諱燧子子巖本括蒼青田人也先代當元爻寅昧有任丞者因卽山陰宅焉高祖某明宣皇帝聘賢良位河戶部使曾祖某孝廉仕終縣令祖某孝廉父某郡文學先生秉元和之淑氣含恭溫之令度性明水以其卽體凝岳以斯鎮少則慧邁長擅宏通蔡邕見而方驚郭泰交而彌歎年十七舉秀才校學使者滇陽許豸覽其文召進謂曰逸常之器也遠則爲圭爲璋令聞令望不然鴻其飛乎蝸其

游乎其曠世而獨清者乎由是芳稱愈流嘉貺載遠
咸膺崔實之作爭求王荷之帶文會者贈縞而請歡
才難者遵書而問道先生恬然不爲假也明烈皇帝
之末年孤舞周京蚍蜉漢殿蟆殘蜮化鼎震龍飛斗
分吹熒惑之鉞地軸列蚩尤之戰旣而虞泉后衛霄
路烏號金莖琪樹還歸犀角之嶺白馬青絲更踐牛
頭之闕斯時也永嘉流寓京洛冠裳或摧戛瓊之形
容或託杜根之傭保蘆中漁父岸滸桃花竹裏徵君
歌傳栢葉先生固已有鶱然之志矣屬以承侍二親
未卽退契周旋人閒又十餘載頃焉銜索再毀彈琴

成曲遂誓先墓絕吏車或有勸就仕進者喟然曰通塞命也用否時也獨善不志斯固可矣且唐咨四岳許由消搖乎沛澤齊設九賓少稷高枕于陋巷知幾其神吾誰與乎于是練味元淡研幾寥廓筮發天山之兆跡希夷惠之間殫思六籍暢洩微旨若乃虞翻受命固以知經言偃握文方當論學以為聖哲之道式備垂典宏闡之烈唯傳狂人然後舉束脩之訓做待門之教辨諸儒之異同折羣言之淆正僭僭焉能[illegible]焉方令淹中學士並念張文蜀國儒童咸過孔氏劉巘檀櫞之館恍帶清溪仲淹汾曲之堂翻迴疏屬

地成虎觀山入雞籠絃被春風歌搖綠月或獎弼生
于膂士之産或成季賓于牛衣之衂栽章儲壁者未
可得而稱也俄而貞期云劭純業愈臻公孫逾射策
之年揚雲逮擬經之歲然後同袁良而扶藥問龍公
以對宇若夫宗炳舊宅羅含故階蘭菊匝滋煙霏且
結檐波繞接窗原樹幛緗崖蘸激楨壁霞纂蔓谷互
岑僻巒崩岫靈谿合沓如通句曲之門雲術幽修似
俯嫏宮之榭峯回偃蓋實覓貞松岸別離亭翻縈濯
柳將軍青竹之田猗于淇澳僊人叢桂之曲芳擅賁
禺烁芝兮別房春蕙兮交帶僊靡擾雪來祥孚繕之

家靈脩下風或是雷公之吏況以顧歡白石曩迹遙
鄰梅福青山遺堂近接詠易之處即號明泉類硯之
餘因成續水于以樂仁知于以寄徜徉流連山澤之
交舞咏雲霞之契既家世清貧又恥營貲業龍洲橘
藉苞讓千封蘿月桑田陰移十畝范丹負釜幾欲騰
歌閔叔豬肝何因入市貧藏富人時致滋饒數謝不
獲風操愈堅張穆之布方來蜀道羅沖之馬先辭卜
臺即逢蔡度自慣解襦終笑胡奴甯煩送米鳴琴枉
室屢空晏如壞士之視曠然蘊川之願斯鄙耆志者
忘身為道者日損此其謂與春秋念隆神明獨茂值

天子養耆年優粟帛淡衣錦帶靈壽穀皮扶輦諸孫
閈造鄉社望者咸謂之神僊焉已而巢雋徵凶耆蠱
告咎指期啟足泊焉就化以康熙丙申歲卒受齡兒
十有四嗟勁遠邇空奔里巷諸公學士聚相議曰惟
先生抗九二之潛德秉元文之裕緩宏度雍損篤懿
黔婁必有美稱比休明夷白之號表史雲貞節之粲
謚曰安頤先生禮也先生性淳僴九篤孝友雖在妻
子不窺惰容又口未嘗臧否純乎恭治化行鄉閭李
仲元居西蜀管幼安在遼東無以過也嘗以明史未
就有意著述將顯功德于二祖昭王制于勝代光宣

室之丹青香騷人之蘅茝朵善鉏醜立爲世則朱方隱者筆錄成帷東觀逸文流談若海討論歷年義例甫就學館不戒卒毀于火東生十志無復略存謝監百篇竝從煬沒雖懷兼雁之作終覽三長之業今其在者目錄數帙文集二三卷而已旣少好學老而彌篤言如監史賠儆衞侯戛恆曹公唯稱伯業乘陰負日未忘取書朣子鼎然轉更緣色誠沖異之宏喆夷逸之遐規者也門人孝廉茅君等或受宏成之启或啟鄭生之夢或近林宗之德行或接田何之講論竝已鑿封元冢鼎刻陘山下馬成陵崇術列樹小槥秦

潁駿丕冊君之祠堂流荆芷翺翔延叔之靈經鄭泉而祈酹愴醉后于匜琴若乃朱公重器載勒清文太傅貞珉常虔穆頌不有所作其何述焉于是導元醴以宏灑潘景飆而流扇唱壤絮之賀爻亮淵居之閟光振泰奮于槃詠膺遥懿兮洪芳其詞曰

民之初生載一裒緊適斯止矣衢嬉㸚寤始雜元黄方刑質故滋和滑甘焜離攘緊射性華招覺靈機步曷悕膏鑠爭戚桂蠢委獨何返初逵何阴鄭謁皐年孰悏淳字嗟伊夫子淵哉自我漫漫渴文優優天府令儀令則爲篚爲簋井厥虹抽滄暉月吐師鳳覽嘁

朝桐萋乳踰櫟負棟漂舟接瓠珏用金覺不提石拵
炳代雄遘出機獸語摑頓衝替滅泯鏡甎彈穀辭盡
豚茆別俎文卦戩坤天天動蠆性亾賁白貞亨縈履
紛綸學囿從橫義弩羹鹽堯眉丹隨孔武席珍待問
聚沙而雨霧市圜橋星言擊鼓樂談五色禮司干幉
身植綴裘口摽胎戶欺睥眞凝揮賓德杖節以雎安
仗微元柱羅角斯避寇陰不侮穗歌冬索雩謳春社
山艸名人葭蓬作埥宅依栖下區通菜圃菊水香杯
槐林碧廡谿戚廉讓人欣鄒魯空晝宋織還疑嘯父
盟眾有息委和知旅季梁醫詔隨梧夢栩巖對積卷

雲低偃斧房摧辛杜庭迷霧雨歲月幾何川原白膴
遙聽宿艸要閒相杵佩履恆存琴壺列肴虛堂罷盥
閒櫳奠黍夜潤琤咫烁峯豁戶花牖風沓藉壁月嫵
嬋疏露嘒禽簇煙語嵐碧自幌樾翠空組宛宛靈修
幽幽令緒德餘斧藻文垂黻黼旁璞苑製神嘯諳可
鶴返天長鐘沈日午揭頌璘宝緬刑碩果德里鄭公
賢亭徐孺陵谷何年明徵永序

餘姚縣復江橋碑

周制自鄙坰迨平刻置立官師主典役駟見火覿期
諸司里平津途斂井賣障波澤成津梁無不便于民

故耆夏令志其時儆明受事之職爲政之要餘姚紹興郡東南邑豐峯縣峙大江中分洪流浩弃勢截子午城南門橋曰通濟綫石綴貫往來坦乘水浮閩甌陸步台鄞輶軒傳符賈旅征宦縣人逐徵千暮百朝負扶挈攜繹繹洸洸岡就窘蹈雍正四年春楗石隤圮平梁豁崩兩城劃張相望斗絕途子旅曹徘徊望洋遂歌渡河以增永歎遺石咢作橫鐏江流綱沈艫艎咸用險患于是縣令某君救工徙石泊江南岸伐材構木置徒杠郭西偏規利道通路然而衝波怒輸騰潮激鰌谿淙谷湍眾滙渚赴鼻疾彌歲困夫舟杭

頃之事聞制府制府檄下令必視舊法以爲民適令乃召父老度財算計力役謀膠鞏之制圖永底之業勤官分之務復百姓之傻于其歲常賦外十用取一俾暨厥功衆惟允和遂上議于郡省首己酉二月某甲子及辛亥二月某甲子几三年始成崇從肩鼎矯夭拔鶱硾剮砥平騈陛密緻蜿虹孤翔離雄遥合周行安大壯于上悍溯殺蕩突于下騎乘聯闐檣舶憺溜憧憧旋遘鮮還阻艱邑之人樂蹈彝利以子方居是邦庶刻乎文辭不泯其事夫國產美錦乘輿溱洧孟氏陋之伯都惟惠析里旣僑續頌艾康今守賢興

庠課田宁暇日且亟亟若夫薙毀治敗樹川梁以導津濟固罔不離于政其勤有司宜所先焉其民不病于取樂從令以厰其功是以彰敦慤之俗忠厚之美考圖志橋建宋仁宗時南陽謝景初爲令始跨木江以渡行者德之名曰惠元至順中浮屠惠興以木久屢敗請州判官牛彬更以石而道士李士甯繼成其事乃易以今名銘曰

姚丱之墟俊遵邦豪湍峽束睥睨雙鯨濤振渡愁嬰毓藺倉諜諜謳吟嚨于夫伐木空枝椿如堰鉅礌或聚矼陽侯怒裂青龍腔睢盱矯虬隨逝瀧河梁兩雪

鷩飛鬚盤渦旋翾灩濔艭赤葦剖礎何雁雁萬金椎牛擊鼓逢三年復手天路龐垂蛟倒影東馳江洞門列扇銷激擂重城中央貫高窗騎徒安歌樂負扛利茲姚人毋置杠不鬻冢與三尉降

趙開府碑

大將一星主之者太白河圖九陣總之者元武蓋有山岳精合風雲氣凝志凌山西豪冠隴右晉鄭之頭雖白莫邪無爭其鋒胡代之羣不驕騏驎猶奮其臆桓桓猇猇洸洸言言漢武詔國之爪牙世祖日朕之禦侮誰或得之則都督趙公宜有述焉公諱某西涼

人也家守儒緒壯尙武略甘蠅更羸之射曾從淵瞶
之劒中黃五音之術滋泉翟烏之祕莫不成誦在口
從習得師龍烏翔于握中風雲屯于帳底淮南奇材
三百句越君子六千一人當之彼未云衆有傾福之
魁狀無不侯之奇數闕逢嘉郭汾陽乃從武韜之選
劉毅等張萬福遂登翹關之科明策殿廷擢美鉅甲
若夫列宿垂象羽林所以備非常周廬衞環句陳所
以奉太乙公豹冠錦衣緋紽繡裲居則郎將騎都行
則千牛虎士捖㯒稍夾俾倪從甘泉經回中㺚陳倉
絓軨隧萃奔戎七萃之上嚴太常九旹之伍承侍輂

蓋畢罕之下往來雜翅雀旺之側果銳鼾特英所彩
發負牙旗王帳之望固已久矣出自禁近授遊擊將
軍宣府永甯都司旂鼓佐中軍戈戟耀絕塞荒漠積
雪孤城界天穹帳霾落羝駝水牧以時驛至族有關
下撫之彈之枯槔火平毆脫無事屬
王師西討荒落元男大將軍八都統駐師境上治車
甲士械其大帥委備于公不瀻一貫三而終旬以畢
上言請自率一隊鏖戰臯蘭開鼓少卿敢决之奇奮
舞賜横行之氣廷論以方守要阨壯而弗許甲戌還
參戎閩㕍領臺灣南路島郡卉服孤懸海中波浪迷

洄虵涎鰐腥夷獠雜椎弛則易蠹嚴亦召釁公因剛且柔制其俗性惠不窮惠威不褻威得其理宜摟船靖焉己卯再遷辰沅路副總兵官越六年建大將虀蘇開府于高涼南越武王之餘壤石龍夫人之舊風崩嶺糾互阻究淡毒硐賊裹戶砮弩利銑乘閒則狙聚出刦捕討則蜂檝蚍匿乃方略旣設而居人夜甯又以為縵胡之徒椎苴之士性扎于跂刃習成于踞陵夫必令其知方然後使之有勇于是開講肆于馬隊投壺矢于軍中給其廩粟親為指說然後貔貙熊擲者始知有孝經綸語書與尊君親上之義旋以服

去官起鎮嶺海裨弁偏校及荷戈莖毱者先聞指揮肯城東自振至之日幕下肅然海濱黠兇或思狂嘯公察先狐鳴蛩沃熒火懸渠首于轅門揭名書而不治在鎮七載時當懸車遂乞致仕庚戌之歲仲春之朔數齒八十循化大歸公慷慨明略本乎心懷服宜五十年由期門楲騎至都督統三軍位一品而功允著于長州方爲副將時值蠻獠亂大司馬某受脤帥禁卒會黠楚廣右三督府征之笆箐羆合炎氛瘴蒸鳥道絕于鳥櫳鬼門危于人鮓機雨檄后關驅象犀進者偏礙拒不可拔公身當前茅掩蹢險壁奪天星

之岩破龍蛟之洞大師克入餓其雄酋環目鳥言之
種土船竹節之裔咸稽頭劃面乞其餘生以是見遇
國家俯用祟大然後被
賜良金之甲良材之弓文貂之裘文綺之服
恩渥屬縟以爲昭榮某年月日孤子某等筮葬梁山
之原舉駿行之所祟序見烈而揚焕既美刊旌之鹿
將示生金之碑夫據鞍投筆終始于功名緩帶輕裘
從容于詩禮鼓鼙聽而可寄風飆聞而足矜是贊嘉
名爰書神表譽其華寵用紹前式銘曰
趙世名將雄于馬服壯矦如山永昌威蜀人武空桐

風高代北羆彪逐膽佗居笠轂鬼方西南槃瓠遺族冢蒙未覩彙吠相喉頓𢧐星翻撥旗靁蹴銳我前鋒剔其虺蝮庚鈴鏻鏻鎮扞南嶼雖獸圍棋射場蹋鞠麒麟之袍白獸之王矢則盧矢錫戈子項黃以雲章爲彼勛錄啟我家光慶乃天福平原仟阡邛如高屋鱗茂松巢岡迴川伏惟蹠者寵澤珉隆告有辭中存叟世畱屬

靈濟廟碑

郡北三十里三江口外抵大海空洞無極山陰會稽蕭山三縣水所歸豗呀然起堵立帶束衝波洩輸明

太守成都湯公紹恩爰始建作越蔗于夏浸于春原龍虵狎而鯢鮒躋實不遑食與處東漢永和中馬臻導鏡湖以救民病縣乃多可田其後唐觀察使皇甫政闢陡亹地亦以行水明戴侯琥復于郡西偏築長山茅山扁拖爲三牐通江時蓄洩備乾潦水洮于越者雖少殺然患猶未息久之公由德安夏守來首相土勢謂導水若驅大敵行軍師然非握款中害不可終勝鑿道于山夾爲石閘怒不可禦久以有截引其咽喉委順腹腸自是三縣之民戶相慶不禍于水而畝穜時入爲利者溥矣初公在娠公父山西方伯夢

越人輩無算咸言被公恩奔走來謝既降因以命之名及壯果仕其地為越世世保庸牐控跨堅岸蒼龍脊伸殷門二十八犨久遠水族物怪或侵毀復刻經星名像以壓之霖雨盛漲川湖渤淩守者拔其門以彝其鼻百流會洶眈眈下馳雷轂漂翻儌走弩駛上女駢觀舳艫填聯指顧遺德謳思不忘方夫公之始營疆奸猾豪諧沮浮謗賕胥儒僚利害戁悚毅發不易以究有功公之既去民于牐所為廟凡水作郡官必往祈祈勿虔門自殷而水如故歲辛丑既爵公神以矦號曰靈濟于是祀愈重廟愈肅民奔走者愈多

公之功距二百年而亦愈爲烈知其後之無窮來者
毋以爲易也乃爲詩授巫使歌焉迓樂神以馨祀事
其詞曰
旭旭烈武侯湯所舉天則戢是俾以民毋侯來其初
其績有序護勞嗟艱敢若孚煦民之皇矣游于魴鱮
水方族驕沈竈漂曰侯度以平程作相土無沃無衍
用勇自討觀其流泉載區載處丑邑之扼坡拔峿岨
楢之溝之既社既禱通假路戶聚下從所葦后土木
金以斛歛興于百堵沓沓滸滸時蠡爾咸血其黑狗
侯僚來觀羣用憮詡蚩蚩雄雄百足連扗過其外洪

大櫓柾圖凿其窳窪輯汝歸叟侯之作兮潮波是主
海宮濤靈侯令右左渤澥隱日滄范之浦尾閭北南
帶方明組侯司侯宣侯席侯有侯宮祟既朱闍晝府
秩秩扂扂列刻鹿虞嬰鈴布環烹薦羞酒毛純毛采
刲䏧牢牲糈祈糈瘞璆晃舞鼓侯穆降止曖聞䀹霏
飛蚴兩驂旛旝蚩蟉前導江伯水君乘馬珥虵赤青
八蝩龍首蘸兟蚑金曲牙卬爪腹豚鼻象鯑鯢妥部
獵僕紛靡師翼庭伍侯醉具喜神儀雅雅元哀元玉
鐵鑼駊騀旇旖鬖髿酉此靈璂軨軨鑾鑾或鏁或揞
貽我稻黍釜倍升豚朱綵柾子以鮮且飽氷犀豹潭

孰爲賢疵侯壽無期祝爾終古

爲海甯相國作陳太保碑

兩廣總督陳公卒于位事聞

天子悼惜詔所祭葬如制贈三世皆如其官謚以文肅而祀之賢良之祠明年夏五月公子某等窆公浯谿山陰既封來京師求文刻石以表于神道惟公顯于在官誠于奉國其贊翼在內而宣猷任事之績九在于外嘗三爲巡撫後以節鉞開軍府于粵東西東南閩廣所至以理其大者書于史官而褒紀勒美之辭宜具豐碑以示永久予之所以銘公也公諱某字

某籍湖南之祁陽以進士起家爲庶吉士既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丁巳夏

上親試諸翰林于乾清宮公特以文被知遇名在第一即改官侍讀九月遷爲學士凡四閱月自學士四遷至吏部侍郎公官之遷速也始雖由文字然

上察知公勤愼足任重大會安慶巡撫闕遂以

命公公自庶吉士爲侍郎出撫至是僅七年近世以來未有也安慶地接楚豫錯多盜又值歲儉州郡倉庾皆虛公至下有司嚴檄捕之令得盜五十餘人又獲其爲患于江中者由是屏息則議賑恤籌之鈹凡

可以濟其不計畫之久之慮者就盈瘠者以起在安
慶二年移撫江蘇江蘇與安慶雖竝號上下江顧爲
治煩簡特異大抵安慶簡樸事少而江蘇賦最天下
地大政殷俗尚華侈好鬬喜訟吏多滋姦猾難整其
淮安徐海之地尤資麥爲食時連不熟而自金陵至
吳淞濱海郡霖雨盛作山水竝湧發田廬戶口多被
漂害公使所屬斂其匃者出官粟振之又發庫中金
遣人赴鄰省市穀貯之以備救恤復請緩漕粟徵事
稍定其明年淮徐歲饑如故民皆采食蒿秸殍殣滿
道路公使吏覈其尤餓者按口而籍之借給官糧兩

月且以聞于
上得留漕七萬石以振焉壬戌七月黃河大決石林口合諸湖水勢洶甚興化泰州被患尤劇公聞之親馳往視令多具舟船徧之鄉里凡戶居墊卑將就浸沒者悉載之出水使處陵阜而振之粟與錢諸漂流失歸者皆為安集之復慮農佃者春無以耕請官酌與資貸使家得畜牛而借其粒種凡撫災避水者再遘荒者六悉力濟之而災八得安者惟公績也時有上言禁民藏粟者戶部以其議牒行四方公以為使有粟之家必令出賣毋許多積則市價大賤粟將他販

至夏秋交民間轉患乏食爲計非便卽以言于

朝于是在江蘇五年矣

上念公之勞也丙寅七月加階太子少保因使公撫閩人或言海上有島十四計爲田萬畝餘墾之可資民人食前撫請開之公以海外地久在禁令一旦往墾聚人必多尤慮生姦若設兵彈壓爲費彌甚于事無益輒奏罷之臺灣地懸海外舊制以其地廣歲再熟而出穀多也常使內運以食漳泉之民其後居戶益衆耕寡粟少異于初時而內運歲額如故然實無以應文書空行者二十餘年謂之歷欠公親牘知其

弊奏而罷焉又念臺灣本重地爲閩門捍不可無積
貯乃請定儲粟四十萬石爲著令閩俗視吳尤悍山
海遐僻姦宄所叢公涖以明察而持之嚴整故吏皆
振起旣連撫三省諳洞曉當世事凡所陳奏咸中機
窾多報可焉初湖南人仕于
朝而位最顯者故尚書總督武陵楊公前兵部尚書
茶陵彭公兩人皆天下所知方公入仕時武陵已久
在位後卒與並爲督撫以印相受代而其選庶吉士
也爲雍正十一年癸丑則實出于彭公之薦及公既
大貴尤能以其小心恭謹結

主上深知是以被遇優而倚信愈重歲丁卯自閩撫
召拜兵部尚書俄轉吏部旋協辦大學士頃之晉加
太子太保己巳七月出總督保定未幾還
朝庚午春
上以公爲兩廣總督先是今禮部尚書王公撫廣斤
斤持法繩下人稱其峻公亦謂吏治宜肅毋徒爲寬
容自大吏以下有欲糾劾直舉奏之多坐法者曰吾
知盡職恭
上而已甯以怨薄自嫌視事二載當乾隆辛未歲入
謁公且復入爲相乃公以勞勤屬疾疾且亟矣公于

爲人外靜積而內淡周嘗爲丙辰丁巳同考官己未
殿試讀卷官戊午典試浙江戊辰主南宮試故門下
士特盛其撫吳也吳舊多陂堰圩塘或有久廢者而
自辛酉之被水也又多潰毀以其功鉅費重人不能
修公出官粟數千以借之召民興庸計時而工畢于
江浦縣繕三合永豐北城之圩于句容縣復郭西塘
南堰壩于蘇州太倉疏劉家河灌溉瀦洩得以時便
其在閩廣督九赫然公之假也爲八月某甲子方疾
既篤尚拳拳
國家予益觀公遺表而歎公感

上厚恩盡瘁祈報無忘須臾二十年如一日也予與
公同姓在內閣也于官又同知公為深故敘公生平
凡其見諸當時施諸事為論定之在天下者不可得
而泯也銘曰
憲憲陳公起自南服實挺而生天縡用穆有加特達
遂登球玉宜卿宜尹惟亮惟恪
帝曰貞哉汝諧朕牧東南汝畀往以功速其猷既告
吳楚是釐人嗟于墊公振其危人嗟于饉公哺之饑
亦五六年載度載洛人瘠公瘁人腴公怡迨閩及粵
德施孔皆尚書佐命允明允翼

帝謂輔子以表百職保傅優崇寵秩光錫將相出入

刊鼎勒肩太常書勳番番奕奕祝融洞庭增壯象色

惟人之瘼公慰綏之惟

國之經公贊扶之公平幹止身實勤之以承

眷褒安永申之上謚揚之榮典將之令辭有式厥後

是貽

勞石神君碣

越之民也磯嵴木石田隴閉少說輒奉而神之曰不

然且以有禍郊郭墟鄙晃廟盜牲祀者錯有焉山陰

縣西攀樊塢神勞石司之或言其里之先有夢偉而

介者喝請帝賓命予享此土爾其社事予否予汝裁遂斧道上后分之曰用示汝且起奔覩果然相告駭異時血食因以名其廟先王之制法施于民非祀之以效勤事則祀之能捍裁禦患者則祀之非此族也不以亂厥典郊特牲曰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享農及郵表畷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昔者榆罔孔甲之帝紂桀厲幽之王韋豕顧昆吾之伯則黃炎氏之祚夏后湯文武之孫子然于其祖宗不得預享于其後世不得立廟惟德弗若而虐以害人生猶將席誅之又況其鬼乎先王于天下苟有功德

獸必與會使誠無功天子諸侯失位滅國餒不敢歆夫南向負釁其取精用物魂魄之異豈勿若貓虎哉然遽斬無狀何也懼亂人鬼之序而以俗淫褻也先王惠民州邑閭黨皆有官司其政令安其居處不迪者威制而竣民私豐在所戮乎所縱畜乎帝之授神猶王者任官兇慆獻昏曷敢冒虖考舊牒神始于元時淇武初將軍湯和等引兵攻越將屠其鄉神憑告以免乃請于朝廷爵之鄉督嘉靖中倭人寇亂至埸中見神擐甲驅之始遁去民用復全由是更肅其宇致牢豚歲歲祀禮曰大夫以下置社周典也故封亭

里落咸有位備禱雩禦兇癘俾民賴焉夫神捍災患以惠其民赫赫若此享祀之奔走之歟曰不宜吾特惟夫人之惡于正而好爲不祥且誣之以狂饕之厲而淫未息也夫不祥而誣淫者天地之戮物也故揭焉儆畸鬼者

銘

禹陵銘

馮翼無疆之爲大變化不測之謂神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大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若夫參酌治贊幽明闡物以冒乎道裁成以佐佑民擬相茲而得舉

華挹三五以偕步騶古夏后氏有皇極之建焉昔者祕電流樞紫氣表壽邱之帝璘虹撖月清明誕若木之君承家運聖不俟千年紹體徵奇昭于奕葉蓋自白馬肅唐元負列伯后紐育雞丸之瑞金精耀龍家之祥所以繼天測靈柄眞撫類徵固太極挺祠萬萌若夫虎鼻鳥喙殊其度駢齒參漏異其質戴鉤鈐之威懷璣衡之道應古辟而稱帝膺文祥而錫名是聖人之天授不違者其德可親者其仁右鏁以左規贊律以身度儉勤既克滿假實融于焉幹蠱代忠崇恕復孝是聖人之元哲古者二靈陳樞五德未正爰自

陰康烈山之世嬗有濫洪震汩之災共工叓薄于竆桑赤縣將鄰于細栵陰行始乎淵獻當九六而數竆水府逆乎塡星雖勛華而曷救匏瓜不固其后將復廢極而沈州赤帝徒司其方無以發英而生實夫乃前河擔爵射槀興庸象三能以奠川任中宮而敷土抑下鴻于八載塡沈葅于九刈祖媛白水之上睹其憂勞奇子紺谷之中笑其毛髮逮乎黃經按歷蒼使告期龍門旣閞吕粱無泥四隩宅九州同作乂于萬方施功于三代相栵絕欣羣帝藉以有臺支祁不伸太壘斯焉踖竭沐日浴月爛此光華鴻沼玉淵返其

況辰是聖人之神功由是度東西之高下正南北之廣輪相原隰而作畛畦任膌胜而胗殖蘊土交風而不雜民鼓舞以咸宜六府修九功敘司馬得導其三農司徒得敷其五敎是聖人之縡絕地通天而後民人不猱于重黎賊行亂德之餘精祲或孳于妖孽向非亶靈之有作何以祓裁而偷民夫乃驅龍馭于翠岑篤鼉梁于紫澥經日月之外迷風雨之鄉笵形山海之圖象物陰陽之鼎書房白澤掩軒后之載書十日九嬰遇丹陵之命射是以禍暴弭神姦窮無害無虞不逢不若居棟檢充都之印江河奉金篆之封

珈幽明哉爲山川主是聖人之贊化邦貢旣作夷琰
自來利用尙象而器數立包錫茅入而綱紀尊丹銅
鏤翟金絲競奏于方州貝瓚珠閭龜玉環登于海服
何天龍而受其盛王會而來享是聖人之制典于是
元龜協吉澤馬銜貺洞庭會黑風之紀河壇飛綠錯
之文雲龍信躍而遷虡鍾管革調而啟夏然且弜于
大賈讓柱泉陶以至鵠居有樹椎之風而女謬轂御
粉藻有徽琴之樂而尺璧是輕方復遜德于二皐納
勛于元昊是聖人之撝挹百事考于廷臚言采于古
式隨耕偶俯仁巖阿四海載道者迎握沐而俱來五

褚齊門者侯投滄而併動胥侯之體咸燭魏闕之羅
不驚是聖人之處運把瑜令于元宮築刑塘于鍾阜
曹魏之猾斯剪㓙屈鶩之滑乃平萬國震疊而言歸九
流承鏡而服化是聖人之神武用以鈐天揆地正歷
游風山歆徵仁燕衣饗禮軻車六雜綴旂九斿三幣
操五罰定好緣而惡騏徇信而賞忠是聖人之宏憲
夫其勝術簡乎帝忠敬德稽乎天若績顯錄而振黃
圖行堯道而修舜緒有君民之大德有事主之小心
膠漆無約寘怨而物親愉易昭風未施而民化故以
哆城郭焚甲兵天下無斷百姓仁遂天休效地祺集

亥既呈珠渠摻視服跛踶弱水逐飛兎而俱來玉女琅風挾祝融而竝降扶登騐律金山漆樹之鄉昭明測辰夸夫撫民之域其顯令也如此其光被也如彼登道燧巢荒略太平惟吁倨之風姬子誼獻苞歷隔干戈之命皇風穆矣明德遠矣是以化訓九原飆功于虞帝執中三善無閒于綮王宇宙嘉懋其平成健順允安乎翕闢故日禹者術也俯以續洪業夏者樂也樂其駢三聖業孫茂故埒文祖而稱神聖以至故妃重華而號大公子觀之而不窮大夫歎之而已淺是知入域未優乃陋儒之琦辯衰德傳子乃標末之

口亭歷陽瞶幣豈勞于玉燭之年蒼梧縛人甯泣于
醴泉之載乎至人遷化原始要終二龍東狩甲騁爲
斉九山南望苑宛何多視此會計用藏弓劒拂驂霞
景研從鼎湖之游脫屣軍書遂罷塗山之會殊雲南
之博葬異渤海之高營范林不列于九嬪絞葛無煩
于四衞臺連虞狩九面之陵遠迴洞接朱明千里之
雲自起下周廬于太乙遂播風于帝江作廟奕奕乃
刻角而丹楹奉璋峩峩儼受珪于碧月木客大冢猶
庇會孫之墳百蟲將軍言侑呂臣之祀雖復貿遷朝
市緜邈山河茶陵天子墓氣方沈衡岳炎皇冢圖永

閉貞珉長揭燋餘安息之封靈汲遂遷終似瀨鄉之燹然而其負既免乃粒殷歌是則秦皇肅灌仰此明仁漢后蓬祠感乎至德稟神服教百年畏爾帝之臺樹岳流江終古麗盤皇之宇銘曰

太極既成乾坤乃行洪荒混茫狉獉杳冥聯珠繼聖比葉書靈亭形毒氣栅物導名其功則融其施則遠理剢蔌蠱元屯黃饕戢啟大通經綸天險兼德兢後龕光墳典神珠受氏崑后開祥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哭刃羽野焱輪月傍雨沐風纚標趨楯行智以神行道由利故括象通原崑崙察扈心岡弗辰冠挂不顧

析形八區哀歌三過雲華訪道春皇授策龜印泥書河精字黑肅兵天老擁川五伯熊化轘轅牛分峽石流沙西寓漏陸東搆赤淵分穴咸池匿天三叢壺粟九點齊煙山明海靜星黃喬鮮範疇協昊元圭錫帝倉溢鼎奏壤縣肇地暨朔敷南東漸西被禘軒成世賓均禩祭唐日夏就媯風再熙二武漸紹五稱北閒朽索馭馬闢后和鈞玉帛輯瑞禋柴合神郊引青珊庭墟元武大越山靡九夷路阻始從宛委復于覆釜龔乃衣裳遏虜錞鼓北瞻穀林南通紀市鬱鬱相望參參互起日月流天江河行地神之濩哉靈其皇矣

幽宮拂漢虛陵隱岡鳥耘晚陸鳥會朝析松如舊社梅非故梁劍沈山而斗落鐘出龍而螭翔涸岷山之扁水泯安都之后房帷懷德兮日新與溥利兮流長千春兮萬古瑤填兮椒條

大夫文種廟碑

吳之亡也子胥殉之越之伯也范蠡與種成之越既滅吳蠡以去而全種以不去而死論者于是多范蠡而短文種自予觀之若蠡者誠得爲智人矣抑其未可謂之能忠者也夫忠臣者事其君不顧其身仕其國不易其志危以討其安安復慮其危孟子曰有安

社稷亘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安社稷者非獨禍患之至而謀其保全也禍既平矣亂既定矣猶懼其業之或搖事之或變而深計久遠子胥與種之志是也方蠡從句踐于吳忍詬辱甘毒苦卒以其術教句踐復國而興焉蓋蠡之才過人遠矣負其才挾其術始無所試乘句踐之困而遂用之以顯乎天下傳乎後世蠡之所以自售其奇其後不仕諸侯而去衒于賈使長子以千金得罪莊生而殺其仲子且夫父子之閒人情所至無巳也甯忍其子之殺于楚以明其智之非謬況于句踐非有父子之親骨肉之愛哉蠡從

其主于外而種爲居守至于三年種才足以有衆政足以得民使誠欲富貴險說吳殺句踐因舉其國而君之亦吳所甚利而勢所易便然勞苦治其國以待越王之入而卒成五湖之功春秋以來未有如種者也且夫差亦當世彊主也能報闔盧之仇于始不能不遷甬東以終越幸滅吳無敵國之患而句踐功成意滿將足以致敗亡此尤種所深懼故不欲去而忍殺身以濟之不然越王之爲人與蠡所遺書以道種者明達如彼而曾莫之知哉越自漢至今世立種廟以其有大功而又哀其不如蠡之去而同于子胥之

亥而未嘗得其所以爲心是安可不銘而纂之也銘曰

伯越之烈若種與蠡蠡謀其身身冥而飛享翁南陽遂爲顯戮身知其賢將越自持非智則賈貫忠而危奕奕高寢神山南陲民惟功懷千秩不違

秦鹿銘

秦雉冤獲暴掎周鹿尉柙詐圈凶豢慘畜鹿懼挺走彼藩崩瓦亥欲觸寇高乃指馬佞佞之奔遂歸于劉劉鑒秦失畜之以柔攸伏安囿漢甯七卣炯戒斯懍無俾鹿仇

鎮東閣銘

樹侯藩設都邑宮室臺榭必有瑋絕傑麗之觀表雄儀壯威勝也越受國古惟鎮東之號尊著會稽昔若左爵以名其官乃開皇中層墉是封武肅烈烈甯揭其闕閣平中邦實瞻四方鵬雲垂垂熊岳祁祁鵾激鼇峙巀嶪巔屬北鎮龍首過壓怒吼飛栟絆虹千拱欂空日儆嚴且乃刻蓮觽戒其不虞蒲牢以呿金鯨閉鳴鬱攸是甯蟠蟠赫赫蒼龍之翼衛伏堂皇如手斯張正是南北燦列面目壽基其千東甸所植無隧而壁日永用保以觀為政之道

羊頭山神農井銘

井冽于羊頭山北粉发稼穡秬黍大穟以濮乎赤醴是惟帝之所啟銘曰

常羊誕靈九井自穿神之所爲不知其然岱土爨爆飽民于恬孚于童蒙藏化居淵梧啜而飲輒思愚賢太乙吐精勿鼎勿宣潛英渠渠味爲璇源嗚呼噫嘻瀨鄉蒼茫神汲遂遷社本穴后知幾歲年惟茲窪如有洫其甘鬵以中冀太行之斡儷厥東井咸池駢闐炎陵是望終古孔存

越王峥歐兜尊者道場銘

越若天犧渡漢元樞運軸之初遁甲開山大禹承珪
之朔尾閭南北亘鑿以亥波蒲璧春烁文身而其穴
五百艘之竹箭末上蔡逕三千界之鋸光但搖周殿
詎復芬陀縣湧寶香開微妙之樓優曇逆薰金聚傚
清涼之地五明盛士于此數衣十地應眞言來置鉢
越州越王崢者甚句踐保拒之遺也自昔廢亾構李
則怨切負門井溢夫椒則殄危獸角五千甲楯先竄
會稽之棲二萬習流未極姑胥之役殺龍蛇而祀川
岳刑牛馬而祭昆吾星漢虹蜺河梁雨雪玉門之篍
既泯紫宮之運屢遷熊羆臥壘斷絕烽煙蛇鴻環陣

淒迷陣氣乃有阿育神王華首尊者東揚行化震旦流慈兼十香象力以宏風現一柄化身而說法入屠羊之肆卽是梵天役辟虵之靈梗開蘭若斯地也孤雲一握則峻書吱陽赤木七盤則傾欹危道錯猿絕壁斜俯輕雷朱鳥春窗旁懸列宿秦皇風雨望雞剎之瓶磴海若波濤蟻遶蓬萊之土下雲圍寶堞參粱飛瑪瑙之光林鎖紺堂高下鬱多羅之色乃若安居上剎嚴護雷音清淨涅槃河遇香樹則金山不壞瑞相常存恆勝舍利貯入金之壜無事羅縣殑雞支之塔四天回向三界皈依蓋夫久也所從來矣至如願力

長存神通希有廬山扁竹于此復聞吳女殘貝方斯非儷泉隨杖皈無煩疏勒之刀井應到來便等揚枝之咒熾然大寶縮以不虛者免偃人戲而難攝可爲邈矣獨宏哉然無際者也是使文殊童子拜問三摩末利夫人祈參七會聚龍華而滿願捨象寶以咸歸五炳心燈恆銷意業慈堂宏啟覺岸遙登轉法輪于微塵悲露滬于彈指何年電火雨兵已熾乎空花今日雪山遺鏃更生乎藥叉修羅見池之水合功德而成流提桓胃樹之林挂珠瓔而不落銘曰

大道元接眞人盛宏如斯鹿主譬彼醫工戲化渺迹

誘攝何踪無相有相非空卽空騰猗落箭駭象摧鋒圓如定鏡徧似風猎地平怨罍山欣祥峯巒浮晚碧花笑春紅瑤枝桂殿紺葯蓮宮玉露甘菓金風吹叢無兵洗雨有鐸吟風嘗沈萬馬天環入龍刹翊鋁鴿幡舞珠虹雪傾崖瀑雲屯石塘月窺羅沼煙結霜松神山遙望游臺幾終靈英何處還來古雄

負枕罌銘

童子游海上昇異負丐蓋失水而需于沙者也海濵之人刲之剔之遺其首若魁父云章子發之挈胥之嶽其中者召工削修將以爲弄玩之屬工孰診曰嘻

是鼈之子也枯實中鬼罍請無償稍而參分焉可六許之琢刻磨刮六十有奇日成巨罍二其質若聚雪其文藻然損以酒色殷殷外逼試盈注冒上累黍頓虛而不流章子與愛之有敬客始舉爲壽視金犀瓠木玉石之族之役乎飲者咸勿若甚他日席予而進焉曰子亦見夫取諸物之易得而可珍有如是也夫應之曰何爲其無也誠若子所識容有甚者蓋昔智伯之彊也三晉不敢與爭卒折首歸趙氏而襄子得囚以爲皿月氏王控弦十餘萬憑其衆輕匈奴終受馘老上而輸飲器宋之理宗身爲天子未幾髡掘者

哉利其蛻而懷之竆莽萬里之外彼非天所爲贄而大異于物者哉向誠善所用以爲藏身之固安使人人皆得而用之是負也方其相诒江海從潮波而鼓風雨沙不測者且惴惴焉皆是懼孰敢意乎制之命而材其身及夫鱗䵷既暴困螻蟻而親斧斤而如子者亦且得取玩而侈其異矣予聞周禮司尊彝氏掌雞鳥虎蜼六彝之數皆有舟所以戒其溺也是物也出乎淵潛而升乎尊俎以供予與賓客之飲其不可以爲戒也與章子曰然幸銘警之將勒乎是以代夫書紳銘曰

龍不可狎以神其用乎或戲貟服不困余且乎壯風

險濤窮非汝資乎胡失其據而幾時登乎窮濤而不

悔乎將抑而無恃乎夫吾與子之與雚何以異也嚶

兮嚶兮日御于側尙思勇于不敢則活者乎

銅雀硏銘

有持毀角銅雀瓦硏求市者予因而得之戲爲之銘

毀瓦堤志求倉耕后田歲歉穫何時銅雀鳴令我五

穀熟

天然硏銘

生質之美其自然者天邪瑕璚之憆所不能者人邪

苟內美而勿傷可以反吾眞也

月研銘

研規腹隆然而猱其趺予時用者云

吾知方而不知圓人畏其稜角而峭厲吾知圓而不知方又何取乎磨稜之不劇必濟南之備焉義有需乎相濟故曰友以勿咲等汝于韋弦之珮

蕉葉白研銘

俞氏子有小石硯將以供丹黃之役予試之甚發墨而佳蓋世所云蕉葉白者于是珍而銘之

是覩其生白也不知其能守元也元德淡矣其何受

乎宋邪

雷斧研銘

銳上兌下厥刃新新若兩在田其潤德若雲屯膏其經綸是以予之佐予也倚柱而不驚于霹靂予之資汝者脫穎而常挾乎斧斤

風字研銘

予藏風字研最佳且从鼎效孔文舉推合之體銘之不以抵烏别凡璞試用其中一拳足斐几空聊注爾雅蟲

程氏墨銘

所藏君房墨有最偉者狀如古珪璋世所寶貴或爲人取去輒復得之喜而爲之銘

昔之去以爲入于寥天也今來歸若季子之可喜也人之愛子兮然實勝子而終俾子從豈近元者元亦近之邪

陶器銘

有陶者壺小大俱一大者呑斗小僅容合何竝形均賦而異受殊德太山𥿄豪殆當有所廢邪曰不然制用者爲能因器以任材而通道者將以不言而齊物

無可道人椰冠銘

椰產海南安隱厥樹誰刳為冠令走中土亦如無可本家荆岑束觀蓬萊遂為齊民無可與冠冠與無可更幾歲年隱械何所如風吹波迴石別左無可知其然不如脫而歸之于我

筍山房文集卷四終